



刘太胜:师造化,尚精神

文/片 本报记者 郭延冉

一走进刘太胜的家,首先看到的就是门口摆放着他的两幅得意之作。上面一幅是凌霄,一簇红艳艳的凌霄花奋力向高处生长、攀援,欣欣向荣,充满生机;下面一幅是石榴,颗颗饱满、多子的大红石榴传递着秋收的喜悦。“我最擅长画葡萄,凌霄也是我最喜欢表现的题材。虽说古人对它攀高的属性颇有争议,但我欣赏它志在凌云的精神。没有精神,它是爬不高的。”刘太胜说。

自小结缘美术 曾在部队大显身手

与刘太胜交谈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,他自小便结缘美术,并在莱芜师范学习过美术,后来入伍从事美术宣传、新闻摄影工作。“第一次是到徐州某部队搞革命历史展览,画毛主席从青年以来的成长奋斗史。在这之前我从未亲自画过人物油画,只见过老师画,又因为是入伍后第一次接到任务,心里很不踏实。”刘太胜回忆了第一次将兴趣转化成任务时的不安和忐忑。凭借着学习期间积累的美术功底和在工作中边画边学的热情,出色完成人物画板面近百副,得到了首长的赞许。之后他还为部队文工团绘画《沙家浜》等大型剧目舞台布景。

退伍后,刘太胜走上了从政的道路,但工作之余仍不忘研究绘画艺术。之前,出于部队宣传需要,刘太胜接触和从事的基本都是政治服务性的人物画。随着时代变迁,他开始留心自然界的草木虫鱼,琢磨儿时最初给他美术启蒙的花鸟画。“记得最初爱上绘画就是因为初中的一堂美术课,隋光训老师当堂画了一幅秋菊图,让我颇为震撼。”



刘太胜伏在案前画葡萄

兴趣让他再“上岗”,爱画葡萄得名“刘葡萄”

“退休后,绘画又让我重新上岗了。每天研究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,生活就又变得充实而有意义。”刘太胜说,他对绘画的学习分两方面,一方面是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一些绘画理论和技艺,另一方面是回归大自然,向大自然学习。“古人讲究‘师造化’,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,它的千姿百态、缤纷色彩总是给人无限的灵感和启迪。”刘太胜讲,把自然之物给予人的启迪,结合画者的心境,将其升华为一种笔墨的表现,十分让人着迷。

“前些年家属院里种葡萄的特别多,一到秋天葡萄大丰收,家家的院子里都是硕果累累的,丰收的喜悦油然而生,就想画一画这派喜人的场景。”刘太胜说。最初学习国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,教科书、国画颜料都很难买,他就自己琢磨着画,观察久了,

让架上葡萄的形态烂熟于心,回家蘸着墨汁画。在画葡萄的过程中,刘太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法。传统的葡萄画法是两笔画一颗,而刘太胜仅用一笔也能表现出葡萄粒的明暗。“总是画葡萄,人家现在都给他取了个外号,叫‘刘葡萄’。”刘太胜的爱人高女士笑着对记者说。

除了葡萄,生活中其他的植物也渐渐进入了刘太胜的画作。别人院子里栽种的凌霄花、公园里盛放的迎春、农博会上看到的长丝瓜、家里鱼缸里养的热带鱼,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和琢磨,都成了一幅幅寓意深刻国画作品。“看这幅石榴,画的就是对面一楼人家院子里的。那里的石榴长得特别好,闲着的时候,他就老往窗外看。”高女士指着窗外一户人家的院子说。



刘太胜作品《清秋果香》



刘太胜作品《沐春》

叹流年,恰是一场云烟

文/翟世敏

站在窗前的月光下,窗外一首《真的好想你》从远处飘然而至,忧伤的音乐即刻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异地他乡,一种浓浓的思念袭上心头。

我总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想起桃子姐,因为小时候每到月儿圆圆时,桃子就带着我们众多小伙伴借着月光疯跑,去玩捉迷藏的游戏,玩得满头大汗也不尽兴。后来突然听说桃子要远嫁关外了,我们急切地去问:姐姐你要走吗?什么时候才能回来?她一边幸福地忙着她的针线活,一边漫不经心地说,等月亮高高挂树梢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和你们捉迷藏的。

我信以为真。但又是一轮月圆时,桃子却没有回来。在月缺月圆的一次又一次轮回中,征鸿过尽,万千心事难寄。如此反复

后我才恍悟这只不过是桃子随口应答的话而已。后来每到月儿圆圆时,我就反反复复回味着桃子这句也许她自己并不十分经意的话,反复回想中竟然感到这个期盼的过程如诗一般美好。多少年来月亮落下又升起,一轮又一轮,而我却等了又等。桃子姐你不会知道,在艰辛疲惫的生活中也许你早已忘了自己的许诺。你可知,一个记住了你沉如磐石的诺言的人,却常在梦里和你玩捉迷藏的游戏吗?每当想起这些,我的泪总是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。

叹流年,恰是一场云烟!

后来桃子竟然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当年懵懂的我,只知道桃子要坐上我从来也没见过的火车去远行了,却不知这一别就是永远!后来每

到月圆之时,我就仰望天空,呆呆地思念着远方的桃子姐,尽情想象着那遥远的“关外”会是什么样子;那里的月亮是否更圆、更亮;她为什么去的义无反顾。就这样痴痴地想啊想,年复一年地萦绕心间。

在流动的光阴里,转眼就是沧海桑田。我知道桃子自从嫁到关外后,因生活艰难加之“山高水长”,好多年后才回了娘家一次,小住几天又匆匆而归,因家中有卧病在床的婆婆,有因意外事故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丈夫,还有儿女们。瘦弱的桃子姐必须担负起家中顶梁柱的重任,因此不能久留,而我已在外地工作,未能相见的万千遗憾始终挥之不去,又遣它不成。还听说桃子那次回娘家临时返时,家里给她带上了一些

全国粮票,为了安全,桃子把这粮票藏在了自己厚厚的棉衣里。临走时邻居们都去送行,桃子母亲和邻居们都清楚,桃子这一走,也许就再也不能踏上生她养她的这方热土了。娘俩抱头痛哭了好一阵,临别一刻,桃子母亲语无伦次。又听说后来桃子母亲过世时,桃子真的没能回家给母亲送行。但我知道在这红尘陌上,桃子姐姐一定是有她自己的苦衷。

桃子姐,你的音讯杳如黄鹤,等你却在每一个晨钟暮鼓!我知道你是不会回来的,但我只想知道你在那遥远的异地他乡过得还好吗?

桃子姐,月亮下面飘着我的一片情,每到月圆之时我忘不了托付月亮,把我的思念和祝福捎给你。

征稿启事

您身边有爱好奇石、盆景、根雕、泥塑、石刻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文学创作、器乐演奏、舞蹈、民间戏曲等等且小有成就的达人吗?您想把自己的大作拿出来供读者们一起分享、学习吗?赶快拨打本报征稿热线6380006吧。本报“艺术圈”副刊主要刊发散文、随笔、小小说、诗歌、摄影、书画等原创作品。散文、随笔等以1000字左右为宜,小小说以1500以内字为宜,诗歌20行以内为宜。来稿请发送至本报电子邮箱qlwbysq@163.com,稿件请标明“艺术圈”副刊。